



都因为一些人，爱上一座城。初见科大不在安徽，却在西子湖畔。

对科大的第一印象不是来自网络，也并非学长们的描绘，而是真真实实的感受。第一次遇见科大，遇见的是阴雨天桌子前面的三位科大老师。包容的微笑，鼓励的目光，和蔼，亲切，认真——杭州的雨勾勒出了科大的轮廓。

再见科大是在安徽，却是在我的梦中。那时，我还没到过安徽，更没到过合肥，只知道安徽多山，与水乡江南是不可比的，于是梦里是成片成片的山，满眼都是青葱的绿色，没有丝毫的压抑，山中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大陆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位于安徽合肥市……”烈阳高照的夏日，我一手抱着普通高校招生章程，一手滑动着鼠标在诺大的网络世界里搜寻你的信息。你在中国的华东，我在中国的西北。繁杂无垠的互联网是我了解你的唯一方式，还有丰富多彩的留言评论。

他们说，你是自由的。作为一个热爱科学的人，学生可以进入各个实验室和老师研讨深究；每学期有很多高质量的学术报告可以聆听；图书馆网站有各类中外期刊丰富而便于检索……你有无尽的书海任我们遨游，你有人性化的校园设施让我们享受，你引导我们探索未知，发现未来。他们说，自由转专业是你的一大特色，我们可以通过一年的学习来了解自己真正的爱好与特长，之后便可轻松转到自己梦想的学院。

他们说，你是卓尔不凡的。透过互联网

遇见科大

✿ PB1502 顾晨月

学校就静静端坐在那里，安静，独立，专注，“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便是大学之道，我心中的学府。

第三次遇见，是真正的走进了她，感受了她，见她所见，闻她所闻。

眼镜湖里，挺水的荷叶张开着，悠然的摄取着阳光；也西湖边，栽种着柳树，

要是再加上断桥和湖心亭，景致便好似西湖了。不过这样也挺好，也西湖就是西湖，这是科大独有的味道。

还有那些时刻围着你的树，高的，壮的，直的，弯的，走到哪儿都是满眼抹不开的浓绿，葳蕤一片。以及那耸立了几十年的建筑，斑驳的树影下，它们的年轮依稀可见。岁月在我们的脸上留下了什么，泪水，汗水，我们又在它们的脸上留下了什么？它们就这样站在这里，庄重，严肃，见证着科大的成长，而科大又将见证我怎样的成长？四年后回首时，待我再寻答案。

科大， 我的精神家园

✿ PB1503 迪丽扎泰·赛米

的信息，我看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此淡泊享受和名利，无怨无悔的坚守着这个精神家园；我看一位又一位科大教师不仅是学问的修行者，也是道德的修行者，从他们走上讲台的那一刻起便尽心竭力，全力以赴给我们哺育知识的琼浆；我看一届届科大学子，挥洒着汗水，用青春肩负起祖国的希望，也西湖上的月光照亮了他们读书的背影和慷慨激昂的梦想。

他们说，你是安静的。在喧闹浮躁的氛

围下，你却宁静育人，清净做学。他们说你是“能容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高校”，为每一位热爱科学的学子保留了一个难得的精神家园。晚间走在校园里，有一种神奇的静谧感。特别是经过教学楼，满眼看到的都是明亮的窗口时，总会涌起丝丝感动，窗前的每一个身影都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图书馆一排排书柜把每个人分割成小小的世界，在小小的世界里追逐梦想。你的科研精神渲染了校园里的每一个空气分子，学子们忙碌的脚步踏遍了科大每一方土地。

而在我心中，你是象牙塔，是一片净土，是我的精神家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你是身处红尘凡世却又远离凡尘的桃花源。我的脑海中时常畅想着这样的画面：最美好的夕阳便是安心做学问，置身学之苦海而忘已，忽一日抬头方见旭日东升……

(上接第3版)

1960年夏，我们利用近两个月的暑假时间，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运用我们研制的人工降雨火箭连续做了近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进展。同期我们还派遣了一支小分队，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同志一起，前往甘肃兰州马鞍山用小火箭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也取得了相当好的结果。

作为人工降雨火箭的研发，经大量科学实验证明，我们取得了成功，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意大利和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相关部门都要求与我们合作和交流，向我们索要图纸。前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正规渠道向我们索要样机，我们郑重地赠送给他们一支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之后，我们把相关资料全部转给了中国气象局，由他们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在钱学森主任的引领和指导下，我们的小火箭为农业生产和人工控制天气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科研成果。同时，这项活动也成为重要的育人手段。

在钱学森先生实际主持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工作的8年（1958—1965）期间入学的8届一千名学生中，涌现了8位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9位科技将军（两位中将和七位少将），近4百名教授、研究员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样突出的人才培养成果，是在钱学森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通过钱老殚精竭智并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取得的。

1980年代初，我在钱学森先生的影响和感召下，跨越学科界限，兼搞管理科学。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在海尔集团、海信集团、新疆特变电工集团、北京电力工程公司、华北电网、国家电网，中科院高技术产业局、中科院力学所、高能物理所、合肥分院等企、事业单位成功进行了高端管理培训。2008年成为奥运志愿者和专家组成员，为志愿者中的管理层进行管理培训，获奥运会“优秀志愿者”奖状。

每当我取得一些进步和成绩的时候，总会使我怀念和感恩于钱学森先生的教导以及他对我人生的重要影响。

缅怀恩师除了应做好本职工作外，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让社会，特别是科技界、教育界和青年一代分享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经验。我们这些在他直接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是一段不平凡历史的亲历者，受益者和见证人，对此责无旁贷。自2011年全国各界隆重纪念钱老诞辰百年以来，四年时间里（2011年9月22日在中国科大作首场报告至2015年9月26日）我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为线索，在全国185所高校作了200场报告和讲座。其中属211工程的高校89所，涵盖了全部（共39所）985高校。如果把在中科院力学所、上海钱学森图书馆以及8所中学名校等非高校单位所做的讲座包括在内，共作了216场报告，地域遍及祖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

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教育理论，而且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及开创未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把努力做好这项工作视为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诗2首

香菲子·初至巴虎

✿ 王冬耀

乌云连天山朦朦，
田埂小道，密草虫相鸣。
低空流连处，晚见数蜻蜓。
水渠星罗蛙闲跳，
稻正香，风凉清。
巴虎纯美神飞扬，
乾坤朗，大地静。
独自徘徊揽乡情，
揽乡情，忆曾经。
空闻江水常流逝，
未见狂澜，
暮叶声声爱风迎。
思绪重回潇潇去，
抬眼望，雨淋零。

寄语饮食集团 ✿ 武道钰

历来民以食为天，学校餐厅学子先。
味美当然客青睐，质高尤显价低廉。
卫生时刻薄冰履，服务始终宗旨悬。
山外有山须努力，险峰之上景空前。

谈避免科研上的“宫墙数仞不得其门终外望”

✿ 虹一

有哲人说：“伟大的思想家永远不会停止提出问题，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获得深刻见解的最佳方式。”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生要完成论文拿到学位，也必须提出新问题，然后解决之。由于提出问题常常是解决问题的部分，所以思考该问题本身方方面面、排除不该考虑的因素，需要付出的精神与时间甚至比最后集中落实此问题的解决所费的还要多（注意常有虚假的问题冒出来，这些假问题还有着令人眩晕的光环与诱惑，往往不易被识破，甚至耗费了研究人员的大半生）。

有学生问：“好多问题别人已经都想起了，那么老师你是怎样提出科学问题的？”事实上，我是经常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似乎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甚至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的定理，我也尝试用新的方法与角度来证明它。而从别人以为没问题的地方发掘出新问题，创建新方法，也是我的科研特长之一。我的15本专著中几乎每一节都提出新问题并解决之，读来可体会“看似平常却奇崛”的雅兴，这里不一举出。

我的另一长处是注意在读文献中发现问题。这与古人推敲前人的诗加以质疑有相似之处。清代学者王端履读唐朝张继的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评价

说：“此诗久脍炙人口，然律法未免太疏。首句不叙明白舟夜宿之由，则次句对愁眠三字，是对谁愁对谁眠耶。予尝戏易之曰：‘羁客姑苏乍系船，江枫渔火对愁眠。钟声夜半寒山寺，月落乌啼霜满天。’”对于诗中的“江枫”二字他又批注道：“江南临水多植乌柏，秋叶饱霜鲜红可爱，诗人类指为枫，不知枫生山中，性最恶湿，不能种之江畔也。诗江枫二字未免误认耳。”在读宋朝杨万里诗“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时，王端履又评价：“自是佳作。然梅子留酸芭蕉分绿已是初夏风景，安得复有柳花可捉乎。诗人失检，比比皆然。”

那么如何训练自己提出正确的科学问题的能力呢？首先要见多识广，非如此不能高屋建瓴发现问题；其次要有删繁就简的能力，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物理现象和数学公式中找出问题的症结，慧眼独具；再则要有联想能力，通过对同类或相似的对象作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而看出问题。当一个物理学家能从艺术家的角度（即从美的视角）审视研究对象，那么他提出新的科学问题的几率就大了。